

园林内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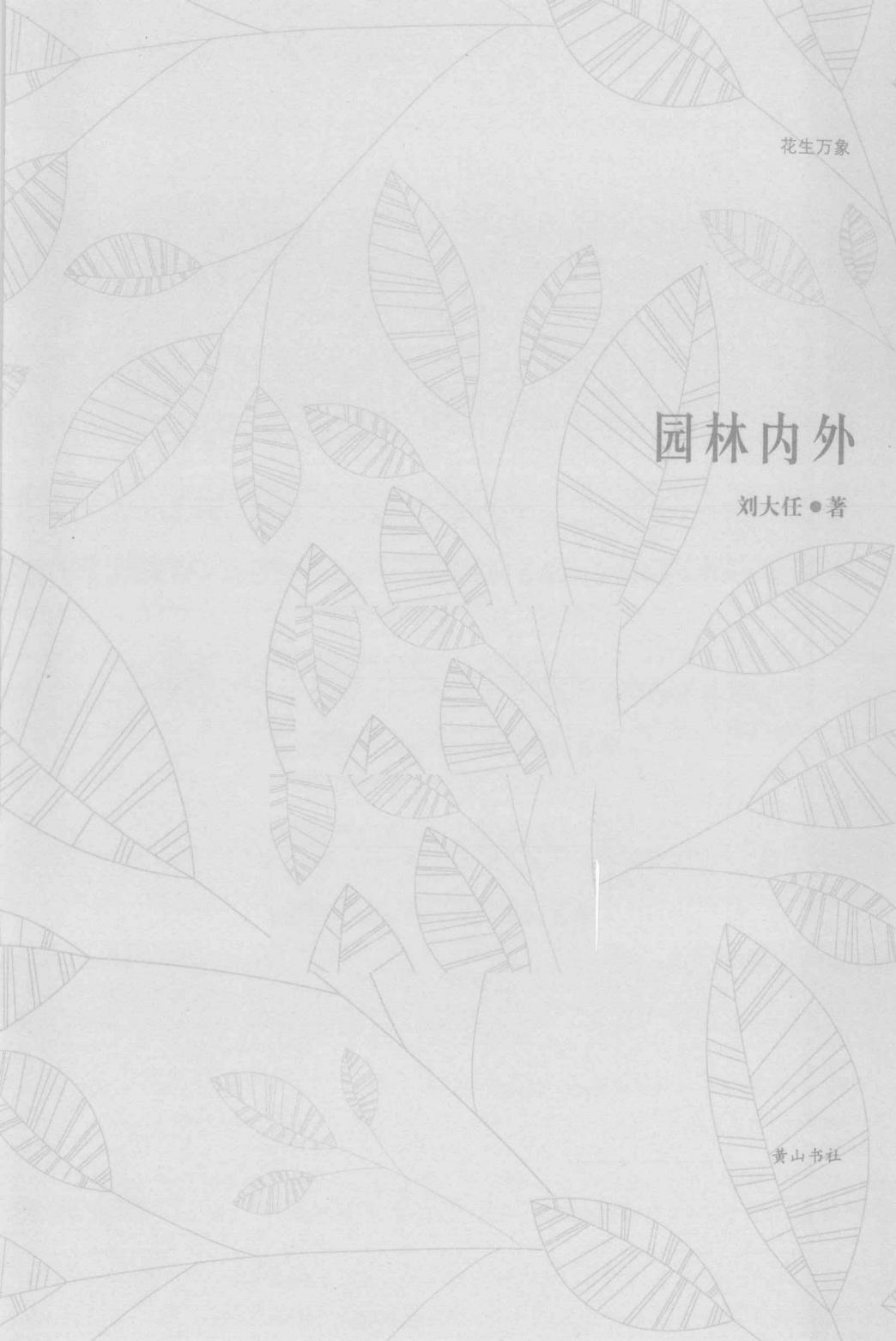
刘大任·著

八中国人最钟爱的国兰写到非洲红心兰

八英式庭园写到美国植物名园

一部领你进入绿手指境界的作品

一本以庭园为主角的湖滨散记！



花生万象

园林内外

刘大任 • 著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园林内外 / 刘大任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09. 12

ISBN 978 -7 -5461 -0896 -4

I. ①园 … II. ①刘 … III. ①园林艺术 IV. ①TU986.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3488 号

书 名: 园林内外

著 者: 刘大任

责任编辑: 余 玲 张月阳

特约编辑: 程忆南

装帧设计: 翁 涌

出 版: 黄山书社

社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7 层

邮政编码 230071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52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代序：无果之园

把近年来陆续写的这批文字集合起来，选了一个整数（五十篇），书名就定为《园林内外》，因为书的内容，除园林外，还涉及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物与情。读者也许感觉，园林内的物与情，跟园林外的物与情，事实上是相通的。通在什么地方？正是读完后供反刍与回味的材料。

还有一些细节，应向读者说明。

第一，这批文字的写作，先后时间跨度差不多二十年，早期与晚期，风格略异，编排上，大致是从晚到早，希望读的时候，也越来越感觉年轻；

第二，文字的篇幅，大致有两种，短小者一千五百字左右，长的也许接近三千字。这是因为写作主要为了两个专栏，《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三少、四壮集》和《壹周刊》的

《纽约眼》。

在此应向杨泽与董成瑜两位编辑致谢，没有他们的督促与鼓励，我这个懒人是不会动笔的。

还应该谈谈与写作本身有关的一些问题。

所谓“园林写作”（Horticultural Writing），在我知道的中文世界里，多少是个“新文类”。中国人文传统中，确有些类似的东西，但各走极端。一种是有关植物药用价值的研究，如李时珍（一五一八—一五九三）著《本草纲目》；另一种是文人骚客赏花玩石的酬兴之作，如欧阳修写的《洛阳牡丹记》。台、港和大陆一些提倡园艺的杂志，接触面还算广，但水平不高。专业的植物志一类著作，当然比较科学，比较深入，但也并不是“园林写作”。

近代也有人承续欧阳修的做法，苏州人周瘦鹃即其一例。我仔细读过周前辈的《拈花集》和《花木丛中》，称得上见闻广博、意趣盎然，但本质上应归于抒情小品散文，只不过取材集中于园林花事而已。

西方人由于有自然史、植物分类学与美学的基础，近两百年来，园林写作领域，分工细腻，名家辈出。试看一下当代，像剑桥大学出身的格拉汉·汤玛斯（Graham Stuart Thomas）这一级的作家，中文世界里不但找不到，连做他学生资格的也一个都没有，包括我自己在内。

严格说，我的园林写作，只能算是两个半调子合成的怪胎。自评一下，传统文人的品味与情趣，约莫一半；另一半是

“自然论”（naturalism）的哲学观点。两个一半，都只有半调子的水准。

这个奇怪的半半结合，造成了困局：既不能于纯粹的品味情趣中安身立命，又无法全心全意做个自然学者。唯一的出路，只好从理论中找知识，实践中找感觉，成品当然只宜抛砖引玉。

品味与情趣，首先来自遗传基因。

每个人，甚至每一通过有性生殖繁衍后代的物种，身体里面都有两套不同而并存的密码，一套来自父亲，一套来自母亲。我也不例外。

父亲一系的血脉里，有终生在土地里讨生活的农民天性。我的祖先来自中原（河南），据说五胡乱华时向南方逃亡，落户在湘赣边界的山区，从此“耕读传家”，上千年的休养生息，离不开土地。

童年时代，有两个重要发现。

第一，手脚一接触泥土与植物，心便快乐，不由自主。种子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快乐程度必随之倍增，屡试不爽。第二，似有一种辨认植物特征的天赋本能。凡经手的植物，举凡形态、组织与生长方式，以至于根、干、茎、叶、花、实的纹理、外形与细节，多能明察秋毫。纤微之差，过目不忘。

若不是代代相传的农民本能在血液里起着作用，何能致此？

母亲一系，世代读书做官，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方式，少不

了怡情悦性的审美习惯。可惜外祖父过世太早，只从母亲的回忆中知道一些他种花养鱼的故事。他的独子，也就是我的舅父，是个不事生产的名士派，一辈子的爱好，不外古董字画、戏曲文学。我九岁以前曾跟舅父一家共同生活过两三年，显然耳濡目染，受了教育。记忆中，他的庭园里，只见花木，不种蔬果。

我细胞里携带的母系基因，在父系农民根性之外，增添了一种从植物的欣赏中取得心境平和宁静的因素。这种近乎病态的纤细审美观，跟西方崇尚的健康型自然论者的审美态度，很不一样。不过，我至今不觉得两者之间有任何高下之别。橘子与苹果，不能比较，也毋庸比较。

因此，西方理性主义的科学精神与审美观点，我也从不排斥。

这方面，初中博物课是我的启蒙。不久前去世的唐玉凤老师，传播了一套基本理念。虽未及于孟德尔的遗传律与达尔文的演化论，但唐老师的课，完全建立在理性科学的基础上，既帮助了我的思维方式，也开启了以后自修学习的大门。

要谈这两个“半调子”的结合经验，不能不涉及自己下海动手的过程。

我的“园林事业”，是从一盆简单的非洲堇开始的。

一九七五年春的一个礼拜天，在唐人街买菜，心情有点郁闷，突然在肉铺附近的花店窗台上，看见一盆紫花白边非洲堇。眼光一接触，居然无法脱身。

一沾手便一发不可收拾。

立刻上图书馆找有关非洲堇的专著，又因为当时住在公寓里，盆花搜集过快过多，不得已，只得自己动手设计，制造了有人工光照配备的多层次花架。架上植物，也从非洲堇扩大到各种热带室内植物，不久就进入兰花的王国。

一年后，调差到非洲的肯亚。其后三年，算是我“园林事业”的第一次“大跃进”。

我租住的那幢住宅，原主人英国老太太，是个道地的英式园艺家，亲手设计布置，经营了三十年的庭园，让我三年于兹，无论阴晴晨昏，等于实地上课，随时都有发现和收获。虽然地处赤道边缘，选用的植物不能不就地取材，因此园中多为沙漠干旱地生存的仙人掌属和多肉汁植物，但由于她的学养和文化传统，这些植物的安排，依然遵照英式庭园的法则，植株的高矮大小，茎叶的色调配置，花期的掌握调节……都可以看出力求符合大自然生态环境的要求。而花圃中的群植法（mass planting）应用，明显承继了多年生草花圃（perennial border）的规律。

更有趣的是，园中不少树上，驯养了多种肯亚原生种的兰科植物，引发了我主动参加当地兰协的动机。

参加肯亚兰花协会，除有助于增进现代兰学（Orchidology）的知识，更接受机会教育，亲赴原始生境探索，了解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恶性破坏。肯亚兰协每两个月开会一次，多在热心的会员庭园中举行。会员们将自己培养的珍贵品种带来

展览，并邀专家讲评。

我的“园林事业”第二次大跃进，发生在纽约。这方面，书中写得较多，不再重复，只需谈一下几个重点。

做一名半调子的园丁，纸上谈兵是不够的，一定要下地接触泥土，因此，得有一片供施展的空间。这在我，要等到不惑之年以后，才有条件。

利用肯亚生活指数低因此而有的积蓄，加上我的园林战友杰英的私房钱，终于在纽约北郊丘陵地上购置了接近一英亩的土地。这是块几乎可称之为白纸一张的处女地，除了后山原始林，只有几块草坪，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于是产生了两个问题：第一，怎么规划；第二，用什么材料。

对付第一个问题，我采取“土法炼钢”与“书生问政”相结合的办法。所谓“土法炼钢”，不外是一有空就在地上到处走到处看，逐渐把感觉“挤”出来。所谓“书生问政”，倒是从小便有的习惯，凡有问题，便跑书店、图书馆。当然，过程最重要，即如何将书中提供的“答案”与实地走出来的“感觉”，进行心安理得的完美结合。

用材又是个全新的课题。此间为北温带，植物材料、气候与土壤条件，对我来说，都是以前不曾碰过的。实践起来，倒也不难，大抵是学习、观察、试误、调整而已。屡败屡战之余，终归还是会出来一个自觉差强人意的“样子”。

二十余年如一梦，是不是到了可以卖门票供人参观游览的境界呢？

那就想错了。

有时，我把这块夫妻两人共耕的土地称为“无果园”，除了地上确无一棵果树，也无非是说：这是座看不见“果”的“园”，除了自己，谁都无法真正欣赏。

所有的果实，都在过程中，包括这里编集的几十篇文字。

刘大任
二〇〇六年三月七日

目 录

代序：无果之园

- 山山蝴蝶飞
- 虽无一庭香雪
- 残雪烧红半个天
- 百日菊织锦
- 花事无须了
- 冬不闲
- 秋红故人来
- 阳台秋思
- 铁线莲
- 拒鹿

- 054 园梦
059 完美的早餐
063 泪眼问花
070 久雨初晴
075 盆栽四季
081 大寨田
087 因尼斯夫莉园
092 长岛种植场
100 多花金钟
106 因缘大索
113 湖南素心
120 鸢尾
127 异乡寻花
134 紫藤
137 沧桑玫瑰园
138 优种茶
144 黑金
149 台北看花
154 草山行脚
159 莼萝
164 春迟更好

- 169 豹纹
176 皮尔斯先生
182 园意
188 湖的故事
196 热带雨林的黄昏
202 四十腰
207 对秋
212 鹦鹉
214 银杏
220 大麻王国
228 百事可乐雕塑园
230 黑猩猩与蓝纹鱼
233 蓝纹慈鲷
234 春烧
237 一个人逛苗圃
240 日本枫
244 日本枫补
247 杜鹃
251 花非花
255 后记：两种文化观

山山蝴蝶飞

四、五月的春山，远望嫩绿鹅黄，山边斜坡上，常见一种落叶小乔木，从高大林相中伸出横斜的枝丫，上面满缀白花，随风起舞，仿佛成串蝴蝶，由幽暗深邃的密林中浮出，奔向水晶澄澈的阳光。

刚搬到纽约郊区那一阵，发现附近人家的庭院里，尤其在靠屋角的地方，时有栽种，花形甚至比野生者更大更挺拔。据说这样的搭配，不仅家园为之增色，家屋也显得宽敞雅致。而且，仔细分辨，除了白花品种，还有水红与桃红等深浅不同的类别。

美国人把这种花树叫做 dogwood。按字面义直译，似应称为“狗木”，听来不很顺耳，形象也不符合，查字典才知中文本有个不错的名字，叫“茱萸”。

“茱萸”之为物，识者不多。主要是我从小生长的亚热带台湾，可能根本没有这种植物。或者，即使有，也是不同种 (species) 而同属 (genus) 的开花灌木，与王摩诘《重九登高忆山东兄弟》一诗所说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那个“茱萸”恐非一物，跟我在此地见到的，差别就更大了。

原来“茱萸”一属的拉丁学名为 *cornus*，属下有四十几个种，自然分布地区以北美洲与亚洲东部的温带为主。美洲常见且已通过杂交培养成庭园材料的，叫做 *cornus florida*，俗称 flowering dogwood (花茱萸)。纽约山林里的野生种，全为白花，据说要远到加拿大才能找到粉红花的原生种。交配改良之后，市面上可以找到许多新的品种，其中最名贵的红花种叫“车洛奇酋长” (Cherokee Chief)，白花者则命名“车洛奇公主” (Cherokee Princess)。还有一种变叶茱萸，叶色黄中透绿，花白，尊称“第一夫人” (First Lady)。

除了花大色艳且随风款摆时若蝶群振翅欲飞的优点，花茱萸所以能够成为与日本樱和海棠花树 (crabapple) 分庭抗礼的庭园观赏树，跟它的树形和皮色也有相当关系。

首先是成树的体形适中，二十年左右大致达到十五到二十英尺的高度，树冠面积相若，而枝丫交错扶疏，姿态不恶，故与日本枫、温带杜鹃高低相配，可以尽得风流。

此外，树苗经三五年的培养，主干皮色开始发生变化，自然出现梭形、鹅卵形和菱形的裂纹，尔后逐年加深。尤其在初春细雨润湿后，乌褐相间，如鳄鱼之背，煞是好看。

东亚的茱萸，此间庭院也偶见一二，不算普遍，植物园则大都聊备一格。主要是它只有白花品种，且花形较为呆板，又在初夏开花，失去了春意盎然的意趣。东亚种的学名叫 *cornus kousa*，园艺界俗称中国茱萸或日本茱萸。这种茱萸的花较小，约一英寸半至二英寸，瓣尖而着花密，集中开在横枝向上的一面，没有花茱萸那种参差的轻盈体态。

前面为了行文方便，全用“花”这个字形容。其实所谓的四个花瓣，都是“叶”的变异，严格说，不是“花瓣”(petal)，而叫苞片(bract)。真正的“花”，形体很小，出现在四个苞片的中心。这个部分，到了秋天，结成浆果似的实，花茱萸的秋实鲜红透亮如红宝石，中国或日本茱萸的秋实也色红，但形似覆盆子(raspberry)。两种果实都是鸟雀入冬前的食物。

此外，美国庭园还可以见到宝塔茱萸(pagoda dogwood)，学名叫 *cornus alternifolia*，原生地在美国中西部偏北地区，故极为耐寒。这种花树也不算高大，因枝丫分层生长似宝塔之形而得名，它最有趣的是冬天皮色发亮而带紫，与皑皑白雪相映，别有滋味。

谈到这里，不能不讲两个故事。

先讲中国的。

据说东汉时有个叫桓景的读书人，追随术士费长房多年。忽一日，费对桓景说，九月九日，你家有大难，赶紧回去，让家人各做绛囊，内盛茱萸，系于臂上，并登高饮菊花酒，可祛

此灾。桓景如法炮制，晚上下山回到家里，发现鸡犬牛羊全部暴毙。这就是古代中国重九登高插茱萸饮菊花酒的习俗起源了。

不过，重九之日，相当于深秋天气，绛囊之中，所盛的恐怕不是花而是朱红色的浆果吧。至于浆果是否有避邪驱灾的作用，不得而知了。总之，从唐朝人王维的诗中可以体会，插茱萸登高的习俗，中心意义似已不再是“逃难”，而以温馨亲情为主了。

再讲一个北美洲原住民的故事。

前文提到，茱萸在美国的俗名不是叫做“狗木”（dog-wood）吗？这个不雅的名号原来带有道德意义。

相传车洛奇部落（Cherokee Tribe）有一名酋长生了四个貌美似花的女儿，艳名远播，好逑君子络绎不绝。老酋长见奇货可居，下令登门求教者必须献上礼物，而四个女儿下嫁的对象，必须是礼物最丰厚的追求者。

此令一下，要不了多久，老酋长的帐篷里便堆满了各色皮毛和珍宝。

然而，贪得无厌的酋长因此犯了天条，众神震怒，把酋长化成一棵狗木，四个女儿也因此变成了这株狗木的四个苞片，而狗木的花（绿中带黄），就是好逑君子所带来的各色礼物了。

美国园艺界通过配种培育的名种，为什么命名为车洛奇酋长和车洛奇公主，不难明白了。